

※ 柯慶明教授紀念專輯 ※

以文學為宗教：敬悼柯慶明老師

廖肇亨*

柯慶明教授於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驟然離世，帶給世間巨大無比的衝擊。綜觀柯慶明老師的一生，或許可以說：為文學熾熱燃燒的靈魂，一直堅持到最後。

柯慶明老師第一次在日間部正式教授文學史，就是我們這一班。當年還是因為葉慶炳老師休假，由柯老師代行視事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經在夜間部、外文系都上過文學史的課，所以接下這個棒子完全是順理成章。那時柯老師尚在不惑之年前後，仍然頗有玉樹臨風之姿；當年中文系滿是龍鍾白髮的耆老鴻儒，所以柯老師的出現，對於我們這些中文系學生來說，其實是很新鮮的體驗。據說以前文學史，都只上到唐代（聽說後來還有只上到六朝的，無怪乎明清研究往往不振），柯老師上到宋詩那一段時，帶著驕傲的神情說：「文學史能講到宋詩，他應該是中文系第一個。」然後，文學史最後一堂課，元曲還沒講；他一上臺，就說今天我們要做一件偉大的事業，就是從元曲講到五四運動。當天細節我都不復記憶了，總之，結尾真的是以五四運動為終點。結束之際，大家報以掌聲如雷。我想：以五四運動結束的中國文學史，除了柯老師以外，其他人即便有心，恐怕也無法效尤。

我在臺大求學的時光，柯老師一直是年輕傑出新秀的代表，意即在餐桌上往往是陪席。除了課後的餐宴外，老師離世以後，我一直努力回憶跟老師吃飯的各種場景。單獨吃飯，或者柯老師主持的飲宴好像不太多，往往有更長一輩的老師，林文月老師、張亨老師、鄭清茂老師、齊益壽老師、楊牧老師。唯一的例外，是我的日本老師在臺時候的宴會，大木康老師、川合康三老師、藤井省三老師、金文京老師等先生滯臺期間，柯老師有時會邀集大家吃飯。柯老師不善飲，往往自嘲「東坡酒量」。雖然柯老師豪情奔放，但在老師面前還是很有節度的。不過川合先生、大木

* 廖肇亨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

康先生、金文京先生在的時候，柯老師就談興甚高，往往一發不可收拾，張淑香老師便會出面吐槽，有時也會小小的尷尬，但不一會，氣氛便歡愉如常。中文系講究輩分倫理，餐桌上座次、用餐、喝酒都有規矩，而且我總覺得，飯桌上學到的東西比課堂上多的多。

我想，這也是我比現在年輕學生幸福一點的地方，能和老師們愉快的吃飯論學，這就是中文系的優良傳統。現在我也帶學生，總覺得這個優良傳統不能在我手上中絕。近年柯老師屢為病痛所苦，吃飯的次數也明顯變少。有一次我和曉真約好去臺大附近的咖啡廳看他和張淑香老師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麼沮喪。近年他親口告訴我病情有好轉的趨勢，其實最近大家都覺得他心情有比較開朗，而且雖然忙得不可開交，但內心十分歡喜。

我和老師吃過的飯局那麼多，留下的照片卻不可思議的少。後來柯老師已經進入另外一個境界，不再只是陪席的新秀，而是引導眾人前進的北辰。我有幸曾經在柯老師座前聽法多年，也常有機會陪著他與諸位師長飲宴，更曾經充分體會他那過人的光熱能量。他那嗜食甜食的表情仍然不時浮現眼前，斯人遠矣，典型已難再得。

數年前，文薰讓我到臺大臺文所做個演講，關於使節詩學，柯老師也到場。我講畢後，和老師有一番攻防，關於抒情傳統。其他學生問了什麼我也不太記得，但對我而言，就是重溫舊日光景；我還記得文薰說讓同學看看高手過招的樣子，但是我從以前上課時就常和老師這樣交鋒。張淑香老師知道這件事情後，她說他以前就是這樣和老師抬槓啊。但說實話，我上過那麼多中文系的課，像柯老師這樣包容學生大放厥詞的老師也並不很多，那是我最後一次重溫課堂上的感覺。

我在研究所最後一兩年，都在準備學位論文以及赴日留學各種事宜，當時林文月老師已經離開系上，正巧鄭清茂老師回到系上客座，幾乎每天都出入鄭老師的研究室。有一次，遇到張亨老師（那時還沒口試，我記得是我最怕張亨老師的時候），他問我最近上什麼課，我說我都在上鄭老師的課，補充說道，課堂上中文系學生只有兩個。張老師有點激動的說：「鄭先生學問淵博，可以說是當今之最，你要好好上課。」我當時完全不懂老師為什麼有點激動。轉身又遇到柯慶明老師，他也問同樣的問題，我倒是說，我已經準備去日本深造。柯老師說很好，他說林文月老師之後，系上應該有人朝此方向努力。臨行前夕，在系辦又遇到柯老師，柯老師說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是他的好朋友，有機會記得跟川合先生問好，那是我第一

次聽到川合先生的名字。

我於弱冠之年就有幸在柯老師座前聽法，那時他還不到四十；雖然我不是柯老師親自指導的學生，但就親近的程度而言，應該也可以說是三十年老門生。老師剛上課那幾年常常口吃，跟後來口若懸河的情狀不可同日而語；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是知道，那是因為他腦中有許多條脈絡同時發展，有時難以抉擇所致，或許因為我有時也會遭逢相同的困境。我的同學鄭文倩是他第一個指導的碩士生，李貞惠是他指導的博士生。不過我在臺大求學期間，主要授課的老師還是張亨老師、林文月、金嘉錫、張以仁諸先生這個輩分；柯老師雖然已經嶄露頭角，但似乎尚未承擔大任，雖然他自有一段光華，掩藏不住。

一九九七年，香江返還中國，柯老師應交流協會之邀，赴京都大學訪問一年。老師在赴日之前就已經和我書信往還，一九九六年夏天，我回臺灣，還跟老師約在師大地下室吃飯，老師問我一些赴日注意的細節，又說到川合先生。一九九八年一月，我居中聯繫，麻煩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出面邀請柯老師做演講。當時的主任好像是藤井先生，藤井先生先此之前已認識陳萬益教授，不過並不認識柯老師。大木康老師則好像在此之前已經在京都見過柯老師。我跟老師約在新幹線月臺上，當下才第一次見到張淑香老師，張老師當下打量我的眼神至今我還是十分難忘。近日整理資料，才發現當時好像做了不只一次演講。不過印象最深的還是東大那場演講，本來是我當口譯，但好像口譯了三四回，他似乎不耐屢被打斷，就不讓我繼續翻譯，於是一個人滔滔不絕講了三個小時。其實我也很尷尬，當時研究室所有的日本同學幾乎可以說是如聾似啞。不過這並沒有打擾老師們的興致，是夜懇親會杯觥交錯，笑語不斷。老師說他重訪出生地意義非凡，那時我才知道柯老師原來是在東京大學附屬醫院出生，而且也才真的記住原來他不吃雞鴨之類（雖然他以前應該也提過），那天他說，世界上最恐怖的名菜就是韓國的蔘雞湯，表情至今依然難忘。那幾天，除了演講之外，我帶著他到東京各處參訪，以及橫濱、鎌倉、水戶。一九九八年前後，到處瀰漫著千禧年的氣味，世紀末的書滿坑滿谷，當年NHK的大河劇是末代將軍德川慶喜，其實也是一個時代更迭的表記。於是我就帶著老師去水戶偕樂園，那天梅花滿開，我記得張淑香老師異常興奮，結果回東京後涕淚交零，我還去幫張老師買花粉症的藥。那次大概是我跟老師同時相聚相處最久的時間。差不多五天朝夕相處，到底說了什麼，其實記憶多已模糊，但我記得我們有一個共識，就是臺大中文系自林文月老師、鄭清茂老師之後，跟日本學界往來越來越少，應該

要趕快重新接上。日後老師也真的為此付出頗多心力，嘉惠晚輩學子多矣，與柯老師那年的日本之行絕對有密切的關係。

我在供職中研院之前，有一天傍晚在臺大附近遇見老師，老師牽著破舊的鐵馬，大概準備去覓食。二人就在路旁聊了兩個多小時，關於文哲所人事種種，他特別叮嚀我五年內（差不多是升等以前）不要在所務會議發言，我當下心想：老師自己都做不到啊。當然我清楚那是因為他愛護學生，要我自己保護羽毛，他自己根本也不是那種和光同塵的人。

出來工作以後，其實與老師相遇的機會很多，各種大大小小的會議，但多數往往僅止於短暫的招呼。柯老師是所有審查建議名單的救火隊，幾乎所有疑難雜症、無法歸類的文章都到柯老師那裏。每到這種時候，我就會想起以前看過柯老師的個人資料，專長一欄就寫著「文學」兩個字，何等豪情、何等自信。

柯老師一生最重要的事業都在臺灣大學，從中文系到臺文所。曾經一度傳說，他將來接任文哲所的所長一職，他還告訴過我他心中的藍圖，後來種種因素，其議遂寢。不過我們當時也都知道，他對臺大的感情極深，恐怕不易轉換跑道。柯老師是文哲所的編輯委員，後來也是學術諮詢委員，到中研院開會是常有的事，有時也順便吃飯聊天。二〇〇四年，東京大學藤井老師主辦一個臺灣文學文化的會議，我幫忙聯絡幾個臺大的老師，柯老師自是其中之一；那次我報告臺靜農先生，我記得他很興奮，會後也追問我一些相關的文獻，力促出版。那次開會之後，我們前往箱根雕刻森林旅遊。張文薰和林桂如當時還沒有畢業，在電車上一直聊貓狗之事，是日傍晚在新宿的居酒屋喝酒吃飯，大概是那時候，柯老師也注意到臺大中文系也有幾個學生正在日本研讀臺灣文學。

柯老師雖然看起來豪放不羈，但卻是中文系中少有的幹練之才，處事最為細緻有理。能做學問、能做人，更能做事，柯老師自屬其一，早年曾擔任《現代文學》的編輯，後來擔任出版中心、臺大臺文所主任，還有策劃參與種種展覽。我知道高中國文教科書的編纂，耗費他許多心神，但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絕望放棄過。柯老師忙碌的程度，在我有限認識的人物之中絕對高居首位；但他從不冀求名聞利養，只是為所當為。我雖然看過他憤怒、失望，但從來沒看過他絕望哀嘆，他也從來沒有離俗隱遁、獨善其身的念頭；相反地，他總是念念不忘他的老師、朋友，還有學生。當年柯老師上課，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，調皮的學生喜以「虬髯客」形容，如今看來，從接下《現代文學》的編務開始，柯老師便總是一直古道熱腸的幫助別

人，又與大俠何異。柯老師猝然離世，也有一點大俠的瀟灑。

他可以說是接受高友工震撼的世代，見證新舊時代典範轉移的過程。在考據訓詁是尚的中文系，柯慶明教授帶有強烈美學傾向的學風在中文系獨樹一幟。在張亨老師的倡議之下，臺大臺文所等於是她親手栽植的樹木，可謂適得其所。他對老師、朋友、學生的關愛始終不渝；從古典到現代，從中文系到臺文所，從研究到創作。有一次我跟他說：「我以宗教為文學，老師則是以文學為宗教。」他也點頭表示贊成。迄今我仍然覺得這是對柯老師最適切的定位，奉文學為宗教的柯老師，終身熱情都奉獻給文學，從創作到研究，到教育，無所不至。

